

1938

# 藝術論

蒲列哈諾夫著  
林 柏重譯



上海南強書局印行



1929

# 藝術論

蒲列哈諾夫著

林 柏 重 譯



南強書局印行

1925

# 論的一元史

蒲列哈諾夫著

吳念慈重譯

本書爲蒲列哈諾夫底有名的著作之一，是一部唯物史觀底古典的名著，內容分爲“十八世紀底法蘭西唯物論”“王政復古時代底法蘭西史家”“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德意志觀念論哲學”“近代唯物論”“結論”六章。蒲氏理論精闢，哲學淵深；本書是爲答復密海羅夫斯基一派及主觀主義者而作，所以很平易有趣；處處可以看到蒲氏底思想底根幹，可以當做一部關於辯證法的唯物論底歷史和基礎底研究書讀。現在排印，不日出版。

## 目 錄

|                |     |
|----------------|-----|
| 論藝術.....       | 1   |
| 論原始民族的藝術.....  | 75  |
| 再論原始民族的藝術..... | 111 |

敬愛的足下！

我想要和你談談關於藝術的事。但在一切多少有點精確的研究，無論牠底對象是什麼，都有依據着嚴密地被定義了的術語的必要。所以我們首先就應當說明我們正在把怎樣的概念聯結於藝術這個名詞。在他一方面，對象之多少有點滿足的定義，無疑地是只在牠底研究底結果纔能夠出現的。結局，我們遂不能不來定義着我們所未能下定義的東西了。怎樣地纔能夠脫離這種矛盾呢？我以爲如下面這樣地一來就可以脫離矛盾。即我暫時姑

站在任何一種一時的定義上，其次，跟着問題爲研究所闡明再來補足或訂正牠。

然則，怎樣的定義是我暫時可以採用的呢？

列夫·托爾斯泰在其所著“藝術是什麼？”中，引用了許多他所視爲互相矛盾的定義，而且把這些都看做不滿足的東西。實在，他所引用的種種定義非必是這樣地互相逕庭的，而且也不是像他所覺得一樣，那樣地謬誤的。但是，假定牠們實際都是很壞的，且試看一看我們能不能採用他自己底藝術底定義吧。

“藝術是——他說——人們間底交通底一種手段……。這種交通底，其與憑藉語言的交通相異的，特殊性在於，人用語言傳達他自己底思想於他人，人們用藝術相互地傳達他們自己底感情（點是我附加的）。”

我自己方面目下只注意着一件事吧。

依着托爾斯泰的意見，藝術是表現人們底感情，語言是表現他們底思想。這是不正確的。語言，在人們看來不單爲他們底思想底表現，同樣地於他們底感情底表現上，也是有用的。這有正用着

語言作為牠底機關的詩歌可作證明。

托爾斯泰伯自己說了這樣的話：

“在自己底內部喚起曾經經驗過的感情，而且於自己底內部喚起牠之後，藉着表現於運動，線，色彩及語言的形象而傳達這種感情於他人使他可以經驗着同樣的感情——藝術活動於是成立。”

(1) 就是由這裏看來已經可以明白：不能把語言看做特異的，和藝術是別一種的人們間底交通底手段。

(註1) 托爾斯泰伯著作集。最近底作品。莫斯科，1898年  
78頁。

✓、所謂藝術只表現着人們底感情也是同樣不正確的。不，牠表現他們底感情也表現着思想，但牠不是抽象地，而是藉着活生生的形象而表現。而且在這裏存着牠底最主要的特質。依着托爾斯泰伯底意見，“藝術是始於人以傳達他所經驗過的感情於他人的目的，再於自己底內部喚起牠而以一定底外的記號表現牠的時候的。(1)但是我想，術藝是始於人在他自己底內部喚起在圍繞着他的現實底影響之下，他所經驗了的感情和思想而賦與牠們

以一定底形象的表現的時候的。這是自明的事情，在最多的場合，人是以傳達他所返覆思索並返覆感到的東西於他人而從事這個。藝術是社會現象，

(註1) 上引書，77頁。

目下我在托爾斯泰伯所下的藝術底定義之中所想要變更的，已盡於上述的訂正。

但是，我希望你注意着“戰爭與平和”的作者底，還有如次的，思想。

“在一切的時代和一切的人類社會，常有這社會底一切的人所共通的什麼是善什麼是惡的宗教意識存在着，而這種宗教意識就是決定藝術所傳達的感情底價值的。”(1)

(註1) 上引書，87頁。

我們底研究，就中，不可不指示我們這一思想正確到什麼程度，無論什麼，這是值得最大的注意的，為什麼呢，因為這是引導我們於極近於藝術在人類發展史上的脚色之問題的緣故。

如今我們已經有了一種先行的藝術底定義，那末我就應當用以闡明我在觀察着牠的那種觀點。

這時候，我可以說吧，不使用曖昧的語言，我是，和觀察一切的社會現象一樣由唯物史觀底觀點來觀察着藝術的。

唯物史觀是什麼呢？

這是周知的事，數學上有從反對來證明的方法。我在這裏將採用可以稱為從反對底說明方法的方法。即：我將先使人想起所謂唯心史觀是什麼，其次指示反對底，同一對象底唯物論的解釋和牠怎樣地不同。

唯心史觀，在其最粹純的形式，是存於以思想及知識底發達爲人類底歷史的運動之最後底而且最遠的原因這種確信。這種見解，在十八世紀完全是支配的思想，從此牠就移到十九世紀來。聖西門及阿鳩斯特·孔德還鞏固支持着牠，固然，他們底見解有些地方是和前世紀底學者底見解立於正反對的。例如聖西門提起了希臘人底社會組織是怎樣地發生的呢！——這個問題。(1)而且他這樣地解答了這一問題：宗教體系 (Le système religieux) 在他們是政治體系底基礎……。這最後的東西是以第一的東西爲模型而創造的了。”而且作爲

這的證明他指示着，希臘人底阿林普斯是“共和的集會，”及希臘底一切民族底憲法，無論牠們是怎樣地互相差異，都有着牠們是共和的這種共通的性質。(2) 但是那還不是全部的東西。橫於希臘人底政治體系底基礎的宗教體系，依着聖西門底意見，其自身是由他們底科學的概念底總和，由他們底科學的世界體系流出來的。希臘人底科學的概念，這樣的是他們底社會生活底最深奧的基礎，又這些概念的發達——是這種生活底歷史的發展底最主要的發條，制約着一形態之由他形態的歷史的轉換之最主要的原因。

(註1) 希臘在聖西門眼裏有着特別的意義。爲什麼呢，依着他底意見，“C'est Chez les Grecs que l'esprit humain a commencé à s'occuper sérieusement de l'organisation sociale.”

(註2) 參閱他的 *Mémoire sur la science de l'homme*。

同樣地，阿鳩斯特·孔德也以爲“社會的機構之全體，究極是安定於意見之上。”(1)這——不過是百科全書派人們底見解之單純的返覆吧了，依着這種意見，C'est l'opinion qui gouverne le

monde (世界是爲意見所支配)。✓

(註1)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Paris 1869.

T. 1, P. P. 40—41.

還有觀念論底其他的種類，這是在黑格爾底絕對的觀念論之中，發見了其極端的表現的。由他底觀點人類底歷史的發展，是怎樣地被說明着的呢？用例來說明吧。黑格爾自問着：爲什麼希臘滅亡了呢？他指出這個現象底許多原因，但是就中作爲最主要的東西而映於他的眼簾的，就是希臘不過是表現着絕對理念底發展底一階段，因而通過了這一階段以上，便一定不能不滅亡了這個事情。

雖然知道“拉開德門因爲財產底不平等而滅亡了，”總之依着黑格爾底意見，社會關係及人類底歷史的發展之全行程，究極爲論理學底法則，爲思想底發展行程所規定的事是很明白的。

唯物史觀，幾何學地反對着這種見解。如果聖西門由觀念論的觀點觀察着歷史，以爲希臘人底社會關係可由他們底宗教觀來說明，那麼我就可以站在唯物論的見解方面來這樣地說：希臘人底共和的阿林普斯是他們底社會的構造底反映了。

而且如果聖西門對於希臘人底宗教的見解由何處出現的問題而答道：那是由他們底科學的世界觀流出來的，則我以為希臘人底科學的世界觀自身就是於其歷史的發展上，為希臘諸民族底生產力底發展決定。(1)

(1) 數年前巴黎有亞·愛斯披拿士底著書，Histoire de Technologie，出版了，牠是要把古代希臘人底世界觀底發展依他們底生產力底發展來說明底嘗試。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有興味的嘗試，對於這個，我們不能不大大地感謝愛斯披拿士，雖然他的研究在許多的點上是錯誤的。

我對於歷史一般的見解是這樣的。這是正確的麼？在這裏沒有證明其正確的地方。我希望足下假定這是正確的，而且和我一起，以這一假定為我們關於藝術底研究底出發點。這是自明的事，這種關於藝術的部分的問題之研究，同時也為對於曆史的一般的見解底檢討。在事實上，如果這種一般的見解是錯誤的，則我們既以這個為出發點，就對於藝術底進化差不多會連什麼都不能說明。但如果我們相信：這種進化借着這個的幫助比借着其他的任何見解的幫助都要更加說明得好的時候，

便算我們爲這種見解底利益獲得一個新的而且是有力的證據了。

但是，此際我老早就預想到一種反駁。達爾文在其所著“人類底起源與雌雄淘汰之中”如大家所周知一樣，列舉了許多事實來證示美的感情 (Sense of beauty) 在動物底生活上很演着重要的脚色。(反駁者，會向我指出這些事實，而由牠們導出：美的感情底起源，應該依着生物學來說明的結論吧。會向我說把人類的這種感情底進化只歸於他們底社會底經濟，是難允許的事(是偏狹的)吧。又會向我這樣的說吧；而且因爲達爾文對於種的發展的見解，無疑地是唯物論的見解的緣故，生物學的唯物論是爲片面的史的(「經濟學的」)唯物論底批判提供着好箇的材料。

我理解這種反駁底一切的重要性，所以打算暫把論鋒停留於這個。在我看來，這樣做去是更加有益的事，爲什麼呢，因爲答覆這個我因此可以同時答覆由動物底心理的生活底領域取材的類似的反駁底全系列的緣故。請首先儘可能地精確地努力做着根據達爾文所列舉的諸事實我們所不能不

下的結論吧。但是，爲下這樣的結論，請觀察觀察他自己在這些的上面建立起怎樣的判斷來。

在他底關於人類底起源底著書(俄譯本)底第一部第二章：

“美的感情——這種感情也被宣言是只限於人類的特殊性的了。但是，如果我們同時想想某種鳥類底雄鳥意識地展開牠自己底羽毛而於雌鳥之前誇耀着華麗的色彩，反之沒有美麗的羽毛的其他的鳥類便不這樣地獻媚，那末，不消說雌鳥會憧憬於雄鳥的事是無疑的吧。再說一切的國度的婦人都用這樣的羽毛裝飾着的緣故，不消說誰也不會否定這種裝飾底優美吧。以很大的趣味用着美麗地彩色着的物象裝飾着自己底遊步場的集會鳥，及同樣的裝飾着自己底巢的某種蜂雀，明白地可以證明牠們有着美的概念。同樣的事關於鳥類底啼聲也可以說。在交尾期的雄鳥底優美的啼聲，無疑地是很中雌鳥的意的。如果鳥類底雌鳥不能估價雄鳥底華美的色彩，美，及好聽的聲音，則要依這些特質而魅惑她們的最後者底一切努力及用心就會失掉的吧。但不能假定這樣的事是明白的。

“爲什麼一定配合了的一定底色彩，一定的音響能使感到快樂呢，這和爲什麼意任底對象在嗅覺或味覺是快適的呢的事同樣地差不多是不能夠說明的。雖然不能以確信說同一種類的色彩及音響爲我們及下等動物所中意。”<sup>(1)</sup>

(註1) 達爾文，人類的起源，第一卷，45頁(舍智約諾夫教授所編纂的俄譯本。)

這樣的，達爾文所引用的事實證明着能夠和人類同樣地經驗美的快樂，及有時我們的美的趣味會和下等動物底趣味一致。<sup>(1)</sup>但是這些事實不是說明上述的趣味底起源的東西。

(註1) 依着喬列斯底意見，達爾文在動物的雌雄淘汰底問題非常地誇張着美的感情底意義。喬列斯到什麼程度是正常的呢，這決定一任諸生物學者，我是從達爾文底思想是絕對地正確的這假定出發的，敬愛的足下，你可以同意于這個對於我是最不利益的假定吧。

如果生物學沒有向我們說明我們的美的趣味底起源，牠便更不能夠說明牠們的歷史的發達。但是，再使達爾文自己來說說吧。

“美的概念——他續繼着說——至少，就只關

於女性的美，也是人各異其概念底性質。事實，如我們可在下面看到的一樣，那在種種的人類種族是極不相同的，甚至同一的人種，在各國民也是不相同的。從野蠻人底大多數所歡喜的可厭的裝飾及同樣地可厭的音樂判斷，可以說他們底美的概念比某種下等動物（例如鳥類）的更不發達。”（1）

（註1）達爾文，人類底起源，第一章，45頁。

如果美的概念在屬於同一的人種的國民是不同的，則不能於生物學之中求這樣的種種形相底原因是明白的。達爾文自身告訴我們我們的探求不能不向着其他的方面。在他的著書的英國版第二版的，我剛纔所引用的一節，可以看到下面的話，這是伊·英姆·舍智約諾夫編纂之下由英國版第一版所譯的俄譯本所欠缺的：“With cultivated men such（即美的）sensations are how - ever intimately associated with complex ideas and trains of thought。”

（註1）The Descent of man, London 1883, P. 92. 這些語句在新版的達爾文底俄譯本恐怕已經添進了吧，但是現在我手裏沒有這書。

這是這樣的意味：“但是，在文明人，這樣的

(即美的)感覺是和複雜的觀念及思想底聯鎖密接地結合着的。”這——是極重要的指示。那是使我們從生物學到社會學去，爲什麼呢，文明人底美的感覺和許多複雜的觀念聯合着這一事，依着達爾文底意見，正以種種社會的原因爲條件的緣故。但是，在達爾文以爲這樣的聯合只能在文明人看到的時候，他是正確的麼？不，是不正確的，而且這是極易證明的。拿例來說吧。如大家所周知一樣，動物底毛皮，爪及齒，在原始民族底裝飾上演着很重要的腳色。這種腳色可由什麼來說明呢？由這些對象的色與線底配合麼？不，在這場合，問題在於譬如野蠻人用着虎底毛皮，爪及齒或野牛底皮及角裝飾着自己，而且在暗示着自己底敏捷或力量的事，即是打倒敏捷的東西的是敏捷的人，打倒強者就是強者。在那裏混着一種的迷信也是可以有的。斯古爾克拉夫特 (Schoolcraft) 報告着北阿美利加西部底印第安種族非常愛好用在這地方底猛獸之中算是最兇暴的白熊之爪所製的裝飾。黑人的戰士以爲白熊底兇暴和剛氣會傳於用牠底爪來裝飾着的人。依着斯古爾克拉夫特底意見，這些爪對